

东方玉作品全集

一剑破天骄

東方玉



一剑破天骄

东方玉 著

上

海南（三环）出版社

一剑破天骄

东方玉 著

下

海南(三环)出版社



东方玉 近照

东方玉先生，本名陈瑜，字汉山，浙江余姚人，一九二五年出生，原台湾著名作家，被誉为武侠小说四大名作家之一，又有武侠长青树之称。六零年起以东方玉笔名撰写武侠小说达三十余年，作品五十部，约三千六百余万字，代表作有《东方第一剑》、《九转萧》、《金笛玉芙蓉》、《紫玉香》等，其作品笔力苍劲坚实、构思严谨巧妙、情节妙趣横生、文理通精幽雅，可谓人人争读如醉如痴、册册神韵百看不厌，故东方玉之大名无人不晓，倍受广大读者爱戴，其书几十年来出版量倍增，畅销海内外，确有长盛不衰之势。

内容简介

凌千里，管崇墀大义灭亲，惩治宵小，招致杀身之祸。凌、管两家，数十口人，也尽遭杀害，庄毁人亡。血雨腥风，弥漫武林。

凌干青为报父仇，投师习艺，学成绝世神功；管秋霜亦得异人调教，身怀绝技。他们浪迹江湖，寻找仇人；仗义行侠，除暴安良。

仙女庙魔头斗姆，妄图独霸武林，为非作歹，伙同黑道人物，订下重阳五老峰之会。正邪两派，展开殊死搏杀。凌干青、管秋霜以及一批武林后起之秀，在姜老夫子等武林前辈精心运筹下，剑诛仇人，惩办元凶。

本书情节跌宕，步步深入。既有剑影刀光、场面恢宏的描写，又有脉脉柔情、荡气迴肠的叙述，沁人肺腑，实为武侠之名著。

目 录

第一章	茅山还剑·····	(1)
第二章	小楼奇遇·····	(40)
第三章	试剑会·····	(77)
第四章	姜太公在此·····	(112)
第五章	大闹仙女庙·····	(148)
第六章	黑衣魔女·····	(181)
第七章	一剑逞威·····	(214)
第八章	紫气东来·····	(247)
第九章	新仇旧怨·····	(280)
第十章	直闯紫衣帮·····	(313)

目 录

第十一章	祭起诛神剑·····	(347)
第十二章	魔女多情·····	(383)
第十三章	夜战斗姆·····	(419)
第十四章	再谒斗姆阁·····	(456)
第十五章	玉人无恙结同心·····	(492)
第十六章	少林疯和尚·····	(530)
第十七章	华山借剑·····	(567)
第十八章	五女破五行阵·····	(603)
第十九章	五剑诛三怪·····	(639)
第二十章	余情袅袅·····	(673)

第一章 茅山还剑

茅山，一名句容，因汉时有三茅君在此修练得道成仙，因而称为茅山。茅山除了主峰大茅峰之外，尚有二茅峰及三茅峰，山上有很多道观，也有许多茅篷，和山东崂山为道家两大修真圣地。

这是元宵佳节后的第二天，虽然已经是春天了，但今年的春天来的比往年较迟，山林间朔风依然在怒号，岩石上积雪未融，一片天寒地冻的景象，树之巅、水之涯，还是嗅不到一点春天的气息，山径上，也看不到游人、香客的足迹。

但这时却有一位身穿蓝袍的老人冒着风雨，踏着泥泞的山路，从南峰一路行来。

这位老人紫脸长髯，身材高大，看去少说也已有六十开外了，但行走之时，腰干还挺得笔直，走了半天山路，连气也不喘一口。

现在，他已经走到南峰与中峰之间，眼看古柏苍森，白云观的山门已经在望，不觉仰首向天，轻轻吁了口气，说道：“总算到了！”

登上石级，越过石砌的一片平台，这位蓝袍老人拍拍身上雨水，举手朝大门上轻轻叩了三下，就静立等候。

过不了一会，两扇大门左首的一道边门开处，走出一个

头惟道髻的灰衣道人，朝蓝袍老者稽首一礼，含笑道：“老施主怎么今天就来进香了，敝观要明天才开山门，老施主还是请明天再来吧！（茅山道观向例都是正月十八开启山门，接纳香客，到三月十八关闭山门，不在期内进香，照例是不接待香客的，今天还只是正月十七日。）”

蓝袍老者微微一笑道：“老朽不是进香来的。”

灰衣道人奇异的看了他一眼，但因蓝袍老者气宇不凡，不敢怠慢，依然躬着身道：“老施主那是……”蓝袍老者没待他说完，含笑道：“老朽冒雨登山，是专程拜访老观主而来，有劳道兄，请代为进去禀报一声。”

灰衣道人为难的道：“老观主已有多多年不问尘事，不见外客了，老施主……”

蓝袍老者点点头道：“这个老朽知道，老朽远来，老观主也许会破例延见。”

灰衣道人略为迟疑，才道：“这样吧，老施主请进，小道这就去禀报值年师伯，老施主和值年师伯说吧！”

一面把蓝袍老者引到右首厢房待茶，匆匆退去。

一会工夫，那灰衣道人领着一个身穿青袍，留着一把黑须的中年道人走了进来。

那青袍道人朝蓝袍老者打了个稽首道：“老施主请了，贫道启元，忝为敝观值年，老施主远来，失迎得很。”

蓝袍老者拱拱手道：“原来是值年道兄，老朽幸会。”

青袍道人道：“贫道听说老施主是看家师来的，贫道冒昧，还未请教老施主尊姓大号，如何称呼？”

蓝袍老者微微一笑道：“老朽姓凌，昔年和老观主曾有数面之缘，因有急事，求见老观主，请道兄向令师禀报一

声。”

青袍道人面有难色，说道：“老施主原谅，家师年事已高，十年前就不问尘事，谢绝见客，独居一室，终日习静参修，老施主纵是家师故人，只怕也要有妨雅意了。”

蓝袍老者微微一笑，伸手从怀中取出一支八寸来长的木剑，双手递过去，含笑道：“有劳道兄，把此剑面呈尊师，就说丹阳凌千里求见。”

青袍道人一见蓝袍老者取出木剑来，立即神色恭敬，垂下手去，应了声“是”，才双手接过仔细看了一眼，依然恭敬的递还，躬着身道：“老施主稍待，贫道这就进去禀报家师。”

说完，匆匆返身走出。

原来凌千里（蓝袍老者）人称金翅雕，早在三十年前，就已名动大江南北，是南七省大大有名的长江镖局总镖头。十年前，他收歇了镖局，归隐丹阳，平日乐善好施，在他归隐之初，适值淮水泛滥为灾，白云老观主为了救济两淮灾民，亲自登门，凌千里一口应允捐出二万两银子，足见他和老观主确是故人。

他取出来的那把桃木剑，正是白云观老观主木道长的信物，木道长的道号本叫木吾，因为当年曾以一支木剑诛杀雪山三怪，被誉为武林三大剑之一，大家就叫他木剑道长，后来干脆就叫木道长了。

却说那青袍道人去了不久，就匆匆回来，朝凌千里躬躬身道：“老施主，家师有请。”

凌千里连连称谢，由青袍道人带路，来至后进云房。青袍道人在门口住足，躬着身道：“启禀师尊，凌老施主来

了。”

只听里面传出一个清朗的声音说道：“有请。”

青袍道人躬身应是，退下一步，抬手道：“老施主请。”

凌千里举步走入，只见一张木榻上盘膝坐着一个须眉全白，脸若槁木的老道人，正是已有十年不见的木道长，连忙抱拳道：“老道长久违了。”

木道长单掌打了个稽首，含笑道：“老施主远来，恕贫道未曾远迎，快快请坐。”

凌千里在木榻左首一张椅子落坐，一名小道童送上香茗。凌千里道：“老朽来的冒昧，打扰老道长清修，实感不安。”

“老施主好说。”

木道长看了凌千里一眼，缓缓说道：“老施主元宵才过，就赶上茅山，而且还带来了贫道昔年相赠的木剑，足见必有急事，老施主就请直说好了。”

凌千里道：“老朽有一位义弟，叫做管崇墀，十年前和老朽同时退出江湖，隐居南陵……”

木道长颌首笑道：“老施主说的是云中鹤管大侠？”

“正是。”凌千里道：“管贤弟十年前和老朽同时退出江湖，是因为……”

木道长一摆手道：“此事昔年贫道曾听老施主说过。”

凌千里道：“老朽元宵那天，得到的消息，据说管贤弟有一个极厉害的仇家，上门寻仇，声言一家鸡犬不留，如今危在旦夕，所以只好冒昧上山，务恳老道长慈悲，赐予援手。”

“善哉！善哉！”

木道长为难的道：“贫道一向不问江湖是非，这不是要贫道为难么？”

凌千里道：“老朽知道这是不情之请，但管贤弟和老朽情同手足，如是普通仇家，老朽断不敢来向道长求助。”

木道长道：“贫道八十岁那年，曾在祖师前面许下宏愿，不再过问尘事，如今已有十年了，老施主要贫道破例之事，贫道实在碍难遵命。”

凌千里听他已经一口回绝，急得直是搓手，这一急，不觉抬目道：“老道长要再不过问尘事，那该是尘缘已了，但老朽觉得道长尚有一件事未曾全了。”

木道长含笑说：“老施主说说看？”

凌千里道：“老朽记得昔年道长以木剑相赠之时，曾说过老朽以此木剑为凭，可求道长一件事，不知道长是否记得？”

木道长莞尔一笑道：“贫道确曾说过。”

凌千里又从怀中取出木剑说道：“那么这支木剑如今尚在老朽手中，老朽就以此剑相求，道长总可答应了吧！”

木道长目中神光一动，轻轻叹息一声道：“老施主可知当年贫道以此剑相赠，是为了什么吗？”

凌千里心中暗暗道：“当年你为两淮灾民请命，我捐了两万两银子，你才以这把木剑相赠。”

但这话可不好意思说出口来，只得说道：“这个老朽倒不知道，还请道长指点。”

“唉！”木道长浩然一叹，说道：“昔年贫道听老施主说起收歇镖局之事，是为了老施主和管施主在大洪山大义灭亲，联手诛杀潘河东，潘河东的妻子立誓要为她丈夫报仇，

一剑破天骄

此女师门，大有来历，贫道当时不好明言，故以木剑相赠，只要老施主好好保存木剑，阖府就可平安无事，老施主现在明白了么？这支木剑，依贫道相劝，老施主还是带回去吧！”

凌千里听得不由一呆，暗道：“这倒是自己从未想到之事！”

一面拱拱手道：“多蒙道长垂爱，老朽衷心感激不尽，但管贤弟目前仇家上门，危在旦夕，老朽和他情同手足，岂能弃之不顾？”

木道长道：“贫道昔年答应过老施主，凭此木剑，可以答应老施主一件事，老施主既然持剑而来，贫道自然义不容辞，但贫道答应了老施主，就得收回此剑，事关老施主阖府平安，还望老施主三思才好。”

凌千里等他说完，毫不考虑的双手把木剑朝木道长面前递了过去，含笑道：“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老朽当年和管贤弟义结金兰，誓同生死，如今管贤弟有难，老朽如果但知保妻儿，不顾兄弟的死活，当年又何用结义？老朽一生自问仰无愧于天，俯无愧于地，妻财子禄，生死有命，老朽从不放在心上，老道长虽然能凭此剑俯允所请，就请收回此剑，以解我管贤弟之危，老朽一样感激不尽了。”

“好！”木道长点头，伸手取过木剑，说道：“老施主既然作此决定，贫道自当遵命。”

一面抬头叫道：“松风。”

小道童垂手道：“师祖有何吩咐？”

木道长道：“去请你大师伯来。”

小道童应了一声“是”，退出云房，一会工夫，只见从云房外走进一个身穿青袍的中年道人，朝木道长行礼道：

“弟子丹元，叩见师尊。”

木道长吩咐道：“为师有一件事，要你去办。”

他忽然嘴皮微动，说了一阵。

丹元子躬身道：“弟子遵命。”返身退出。

木道长呵呵笑道：“老施主，贫道已命小徒立即启程，赶赴南陵，暗中保护管老施主一家，老施主可以放心了。”

凌千里站起身，拱手道：“多谢道长，老朽那就告辞了。”

木道长含笑道：“老施主难得上茅山来，请在敝观用过素食再走不迟。”

凌千里道：“老朽此来，已经有扰清修，道长不用客气，老朽告辞了。”

木道长稽首道：“贫道那就不送了。”

凌千里出了白云观，天色已经放晴，他因两日来忧心忡忡，才赶上茅山来的，如今心事已了，心头也轻松得多了，一路下山，并无多大耽搁，拟经过天王寺，快到南峰山麓。

只听身后响起一个妇人娇脆的声音叫道：“前面可是凌老爷子，你慢点走咯！”

凌千里听得一怔，暗道：“茅山自己并无熟人，这人如何认得自己的？”

心中想着，不觉脚下一停，回头看，只见山径上正有一个一身墨绿衣裙，脸上蒙着一层绿纱的妇人，俏生生朝自己走来。”

凌千里并不认识她，这就拱拱手道：“这位大嫂，可是叫老朽么？”

绿衣妇人“唷”了一声，娇笑道：“别说这茅山了；就

是大江南北，也只有你老这么一位大名鼎鼎的凌老爷子呀，奴家不跟你老爷子打招呼，又跟谁打招呼呢？”

凌千里暗暗攒了一眉，心中暗道：“这绿衣妇人说话轻佻，不知是什么路数？”

一面依然拱拱手道：“大嫂何人，恕老朽眼生。”

绿衣妇人格的一声轻笑道：“这是凌老爷子贵人多忘事，你老从前见过奴家，可也不止一次，大概你老忘了。”

凌千里歉然道：“对不起！老朽真是想不起来了，大嫂……”

“这大嫂二字，奴家可当不起。”

绿衣妇人在蒙面纱中，眼波转动，盈盈一笑道：“其实说起来，我们也不算是外人，就算多年不见，但大伯把弟媳妇叫作了大嫂，给人家听到了，不笑掉大门牙才怪哩！”

凌千里听到这里，心头蓦然一震，目光直注，说道：“你……”

绿衣妇人举起纤纤玉手，缓缓摘下蒙面绿纱，嫣然一笑道：“奴家是凌老爷弟媳妇总不是冒充的吧？”

她这一摘下面纱，竟然面若桃花，秋水如波，柳眉凤目，眉眼盈盈，好一副娇冶模样！

她正是自己结义金兰二弟潘河东的妻子柳凤娇！

凌千里攒攒眉道：“你是跟踪老朽来的了？”

柳凤娇依然笑盈盈的道：“其实你这趟茅山之行，还是奴家促成的，凌老爷子大概还不知道吧？”

凌千里问道：“此话怎说？”

柳凤娇笑容忽敛，脸上变得有些凄厉，冷冷的道：“先夫被你们两位义结金兰的好哥哥亲手杀了，我这未亡人如果

不为夫报仇，他岂不冤沉海底了？”

“住口！”凌千里面容一正，肃然道：“我凌千里算是瞎了眼睛，和他义结金兰，我没有他这样的义弟。”

柳凤娇冷笑道：“但你们和先夫是结拜弟兄，天下尽人皆知，想赖也赖不掉的，你们两个结义哥哥联手杀死义弟，也是铁的事实，莫想抵赖。”

凌千里怒声道：“凌某并不抵赖，那是因为他为了覬覦一个告老京官的一颗夜明珠，竟然一夜之间，杀死事主全家一十七口，连三岁孩子都不肯放过，可说丧尽天良，天人共怒，我和管二弟要他投官自首，他不但不听劝告，还使用歹毒暗器，企图杀害我和管二弟灭口……”

“本来嘛，拳头打出外，手臂弯进里，自家兄弟，总该帮衬自己人，你们两个臂膊却是往外弯了。”

柳凤娇冷厉的道：“如今这些话说了也是多余，我丈夫被人杀了，替夫报仇，这总应该的吧？”

她没待凌千里开口，接着道：“我苦练十年，下山之日，才知道白云观的老道，狗咬耗子，竟然送了你一把木剑，家师再三叮嘱，要我莫去招惹那老杂毛，所以我只好派人送个信给你，说是关外的紫衣煞神要向管老二寻仇，一家鸡犬不留，这一来你准会把木剑送还老毛，求他伸手救你二弟一家，总算我没料错，现在你木剑不在身边了吧？”

凌千里听说紫衣煞神向管二弟寻仇之事，原来竟是她捏造的，心头不禁大怒，沉声哼道：“木剑不在老夫身上，你待怎的？”

柳凤娇面露杀机，一双凤目更是凶光大炽，冷声道：“血债血还，今天你先还老本，至于利息嘛，我会向你家里

人去算的，你不是还有一个儿子么？”

凌千里气得双目圆睁，怒喝一声：“妖妇，你果然心如蛇蝎！”

柳风娇尖笑道：“你知道得已经迟了！”

这一瞬间，她面色变得异常狰狞，话声甫出，纤掌陡地扬起，朝凌千里当胸拍来。

这一掌不但来势疾无比，而且也十分柔软，五根涂了腥红指甲纤细玉指，在一声之中，还在轻柔的摆动，姿势美妙已极！

凌千里外号金翅雕，以指抓功夫见长，但一见对方出手，不带丝毫风声，显然使的是旁门阴柔功夫了，急忙右掌竖立，朝前推了出去。双方势道都异常快速，眼看双掌即将交击，陡然间，柳风娇拍出的那一掌，已然改变了势子，一下从凌千里掌下穿入，“拍”的一声，击在他肋上“促命穴”上。

凌千里只觉她掌势如棉，并未用力，但一股阴寒之气，骤然侵入体内，不由自主的打了一个冷噤！

柳风娇一掌击中，口中发出冷冷尖笑，厉声道：“凌千里，你认命了吧！”

这话声有如厉鬼索命，令人听了毛发直竖。

凌千里虽觉她这一掌有些不对，但仗着数十年修为功力，暗中运气封穴道，凛然喝道：“只怕未必。”

柳风娇冷哂道：“你不信就试试，我这第二掌就可捞回老本了！”

突然身形一晃，已经欺到凌千里面前，纤掌抬起，五指轻摆如前，又朝当胸插来。